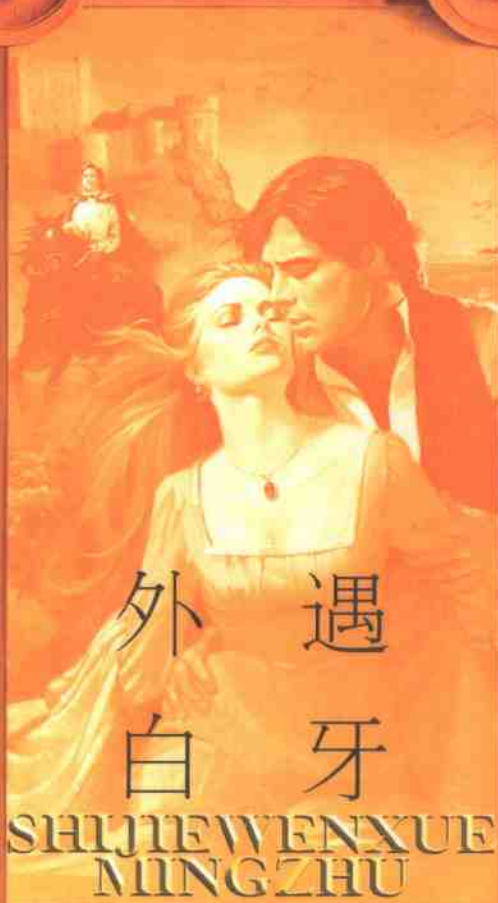


世界奇书文库



外 遇

白 牙

SHIJIE WENXUE  
MINGZHU

#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 外 遇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王立新 吴伏生 王宇 戴景海 译

## 第一章

“摘掉弱音器，摘呀！”露易莎的手指倏地离开钢琴键盘，她突然扭过头去，冲着拉小提琴的人喊起来。

海伦娜的目光从乐谱上慢慢移开。

“亲爱的露易莎，”她答道，“这简直是叫人无法忍受。”她强忍着，用琴弓轻轻敲打着白裙，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

“可我不明白，”露易莎叫喊着，身子在椅子上顿了几下，以表示对挚友夸张的愤慨。“最近你怎么那么愿意减弱提琴的音量，从前你根本就不会这样，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是近来才对许多事情心甘情愿的，”海伦娜答道，她显得疲惫而又木然，却依然故作庄重。露易莎咄咄逼人的态度软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她的抱怨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我不喜欢这样。”

“从快板往下走吧，”海伦娜说，用琴弓指着露易莎面前乐谱上的那个地方，那是莫扎特的一部奏鸣曲。露易莎顺从地弹起和弦部分，乐曲又响了起来。

一个青年男子坐在炉火旁一把柳编扶手椅里，先是瞧着两位姑娘，然后又转过身去，注视着音乐声里静静摇曳的火苗。他的神态悠然自得，可在这屋子里他却好像是个陌生人。

这是一座普通住宅中的起坐间，沿着伦敦南区一条宽阔的大道，矗立着成百上千这样的房子。电车不时嗡嗡驶过门前，但电车和伦敦城内的车水马龙都与此屋无缘。这是海伦娜的房间，她是这儿的主人。四面墙壁刷成了盛夏时节植物叶子那种深绿色，碧绿的地毯四周露出擦过的地板，宛如一片黑黝黝的沃土上一块绿茵茵的草坪。天花板、中楣和壁炉漆成调和的白色，除此之外屋子本身就再无别的涂饰了。



家具中除了那架钢琴，看上去都像是暂时拼凑的一样；炉火旁是两把轻巧的柳编扶手椅，两个乌黑发亮的木制乐谱架很不结实，还有那对随时可能塌垮的椅子，连同壁凹处的书橱——都似乎显得不稳固，好像随时会被扔出去，留下清清爽爽的宁静的房间，只剩下铺着绿色地毯的地板、绿色的墙壁和镶嵌在屋子四壁上的一圈白色木条。

壁炉架上陈列着雪白的瓷器，一尊来自中国用皂石雕成的佛像闪着灰白的色泽，脸上冷冷地毫无表情，似乎在严守着内心与世无争的超然的秘密。两块半透明的石板布满玫瑰色和鲜红色斑纹构成的美丽云翳，上面刻着中国的象形文字；再就是一些杂乱的纪念品，有水晶石、贝壳、海藻片。

一个生人进来会感到不知所措。看到这空荡荡的四堵深绿色的墙壁，这少得可怜的家具，他肯定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屋里同情他的东西，只有在靠近墙边一个架子上闪耀的白色灯盏和一大簇叶片窄窄的美丽的蕨类植物，它在窗凹的昏暗中露出一片参差错落的绿影。只有它们和那炉火，看起来还算友好。

三只蜡烛在漆黑的钢琴上柔柔地燃烧，乐声颤抖着，飘荡着，却像失去感觉的蝴蝶，那么笨拙麻木。海伦娜机械地拉着琴，琴弓下不时发出噪音，使曲子听起来毫无生气，让人无法忍受。那青年男子皱着眉头沉思不语，不时地把不安的目光投向两个演奏者。

拉小提琴的姑娘二十八岁，身上那件束腰很高的白色连衣裙随着琴声有节奏地摇曳，她的身躯好像成了一个白色的节拍器。这使得青年男子边看边皱眉头，他还在观察着。她身体强健，朝气蓬勃。持琴之时，雪白的脖颈从肩部优雅的凹陷处弯成一条富有韧性的弧线。裙袖上长长的白色花边随着琴弓的来往摇摆、飘荡。

拜恩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见她脸颊的曲线。他望着她的头发，从后面看去，几乎有一种与皂石偶像一样的颜色。面前的烛光在她有力地飘逸着的发丝间流泻，额头上的秀发熠熠生辉。

海伦娜的琴声突然停了下来，她无可奈何又不耐烦地垂下路膊。露易莎从钢琴前转过头来，吃惊地看着她。

“怎么啦，”她嚷道，“这不挺好的吗？”

海伦娜疲倦地笑笑。

“整个都不对劲儿。”她回答道，一边将提琴轻轻放好。

“噢，真抱歉，我弹得太糟了，”露易莎气急败坏地说。她热烈地爱着海伦娜。

“你弹得很棒，”她的朋友答道，声调依然倦怠而冷漠，“是我拉得不好。”

在把琴盒黑色的盖子上上的那一刻，海伦娜站在那儿，似乎不知如何是好。露易莎抬头望着她，目光中充满深情，仿佛是在看着一只不敢接近爱物的狗。她见对方毫无反应，只好放弃了再弹下去的念头。海伦娜到底还是瞧了瞧她的朋友，随后又缓缓闭上了眼睛。这种过分的爱压得她简直喘不过气来。

她哄小孩似的淡淡一笑说：

“弹点肖邦的曲子吧，露易莎。”

“我会弹得乱七八糟的，什么也弹不好，”老姑娘的话里透出几分哀怨。露易莎三十五岁，是海伦娜多年的朋友了。

“那就弹几首玛祖卡吧。”海伦娜平静地说。

露易莎翻找着乐谱，海伦娜吹熄了拉提琴时照明的蜡烛，走到炉火边，在拜恩对面坐下。琴声响了，海伦娜抱着双臂陷入沉思。

“炉火还挺旺的！”青年男子说。

她蓦然抬头一瞥，那双常常忧郁、疲倦的蓝眼睛被一丝笑意点亮了。

“是的，”她答应着，卷起一只袖子，露出了一条细腻、健美的胳膊，从肩至腕，外侧呈鲜红色，好像某种长条形的晒红了的水果。姑娘爱抚地将面颊贴到这漂亮、柔软的臂上。

“真热，”她微笑着，怀着不同寻常的喜悦再次轻轻爱抚这只被太阳晒红的胳膊。

“数九寒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日灼斑痕，真是太奇怪了，”他皱着眉头答道，“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过了好几个月它还褪不下去。你没涂上点药治治？”

她又朝他笑笑，几乎带着几分惋惜，随后又爱怜地将嘴巴贴到那



片晒出的红斑上。

“每天晚上它都会这样显出来，”她轻轻说，话语中带着一种好奇的喜悦。

“那是八月的事，现在已经是二月了！”他叫了起来。“这准是心理作用的结果，你应该明白，是你把它弄出来的——这漂亮玩艺儿，你想让它出现。”

她抬头看着他，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我！我从来就没想过它。”她简洁地回了一句，话中含着一丝轻蔑。

这尖刻的语调使年轻人的脸霎时胀得通红，不过这只让他难堪了一下，随后他哑然一笑。

“从没想过吗？”他反问。

俩人都不再说话了，露易莎的琴声还在为他们响着。终于：

“真讨厌！”她大声说，生气地在琴凳上转过身去。

另外俩人抬头看着她。

“你弹得挺好嘛，干嘛要停下来？”拜恩笑着问。

“你们！”露易莎大声说。“哼，我弹不下去了，”她说着，哀怨地将胳膊垂到裙摆下面。海伦娜一下笑了起来。

“哦，我弹不下去了，海伦娜！”露易莎恳求着。

“亲爱的，”海伦娜笑笑说，“谁也没让你非弹下去不可呀。”

露易莎咕哝着，说有人不顾伤害她的自尊心而去讨好他人，她坐到海伦娜脚下，慵懒忧虑地把胳膊和头枕在朋友的膝上，后者却视而不见，还是出神地盯着炉火。拜恩无精打彩地仰在壁炉另一侧的扶手椅里，吸着雪茄沉思。

屋里静极了，只听见钟表的嘀嗒声。车辆在外面不时驶过，人行道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但这种平庸生活的嘈乱好像被关在海伦娜的门外，它俨然是座教堂，对纷繁的尘世保持着冷漠。两只蜡烛幽幽燃烧，仿佛圣坛上的祭火，在黑色的钢琴上投下昏黄的光晕。灯已吹灭，壁炉里的火苗也不再跳动，只有一堆红红的炭火窸窸窣窣地在炉算上缩成一团，结果淡黄的烛光竟照到了红炭上。没人打破这片沉



寂。

海伦娜最后轻轻颤动了一下，却没有改变姿势，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露易莎，煮点咖啡好吗？”她问。露易莎仰脸看看她的朋友，轻轻伸了个懒腰。

“嗯，”她娇哼一声，“好舒服！”

“那就不麻烦你了，我去吧。你别动，别起来了。”海伦娜说着想站起身来。露易莎一把抓住海伦娜的手腕。

“我去，”她的声音拉得老长，像是期待爱抚的多情的呻吟。

海伦娜还想使劲起身，那年长的女人已倚着朋友的身子起来了，似乎她全身的重量都倚在朋友的身上。

“咖啡在哪儿？”她故意用困倦乏味的声调问。露易莎总是那么不自然，爱抚之心搅得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想，亲爱的，”海伦娜答道，“它就在平时的地方。”

“哦——！”露易莎打着哈欠，拖着身子出去了。

她俩多年来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睡在一起，玩在一起，住在一起。可眼下，这友情就要结束了。

“无论如何，”当门在露易莎身后关上时，拜恩接着说，“如果你活着，你就得生活下去。”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议论，海伦娜新奇地哑然一笑。

“为什么呢？”她虚心地问。

“因为世上没有消极存在的东西。”他咧嘴笑着答道。

她颇感兴趣地撇撇嘴，显然对这个年轻人的话并不介意。

“我一点儿都不懂。”她说。

“你就是不懂，”他争辩着，“你就好像是一棵树，它禁不住要在四月开花——只要它活着，就无法控制自己；你也一样。”

“好吧，那么——”海伦娜的声音里又带上了嘲讽的意味，“就算我无法控制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

“因为——因为我自己大概也控制不住——如果这让我费心，也只好如此了。你明白，我——他灿然一笑，“就是四月。”



她对他的话几乎毫不在意，但她的语调却开始带上了铿锵的锋芒，使他的神经震颤。

“可我不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所有枯死的叶子都挂在我身上——并且——并且总处在死亡的恐惧里。”

“可你的内部有新花新叶在萌动——就像是山毛榉。”他敏捷地插了一句。

“说实话，朋友，”她冷冷地说，“我太累了，已经发不了芽了。”

“不，”他恳求着，“不！”他焦虑地盯着她，浓眉拧成了结。八月份她曾受过沉重的打击，至今仍头昏脑胀。她脸色苍白、阴郁，像是一个假面。此时她凝视着炉火，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

“你企望着三月的来临，”他说——他一直在为她担心——“脱尽你那些枯叶。我就得来当一回三月了。”他笑起来。

她又没听进去，她觉得他的比喻太自以为是。过了一阵子，他又打破了沉寂。

“你必须重新开始——必须这样。那些红叶属于早已逝去的夏季，可你总是恋恋不舍。你不是死人，即使你想这样，也办不到。尽管这样讲你会感到痛苦，也必须面对现实；你并没有毁灭……”

她凄然一笑，好像他的话刺痛了她一样。她转过头去，朝钢琴上方的墙壁望去，那里挂着一幅照片，是一个盛年的英俊男人的侧像。他的身体向前微倾，仿佛无力承受生活的重负或命运的拨弄。他沉思地向前凝望着，匀称的脸部轮廓上看不出任何抗争的迹象。柔和、浓密的头发从细腻的前额向后梳去。鼻子不大，但线条分明，下颔丰满，体态优雅。拜恩也将视线投向这幅照片，他的目光变得苦楚又无可奈何。

“你不能说自己随西格蒙的亡魂一同去了，”他狂叫起来。她全身一震，两条灼红的胳膊紧抱在胸前，眼睛直盯着炉火。“你没有和西格蒙一起死掉，”他坚持着，“所以你不能说是和他在一起。你只能是带着对他的怀念生活。可西格蒙已经死了，记忆中的他并不就是他本人。”他使劲挥了挥手，显得有些不耐烦，“现在的西格蒙——他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不是你那枯死的红叶，他是死人西格蒙！你并不认识



他，因为你像我一样还活着，死人西格蒙对你是个陌生人。”

她垂着头，蜷着身子，像一只愠怒的野兽，目光从双肩下紧盯着他，他冷酷地回视着，可她毫不畏惧，双目灼人，他畏缩了，把头转向一边。

“你盲目地抓住死人不放；就知道沉浸于往事中。不，你不要再去触动它了，”他大声说。

“露易莎会给我最好的安慰的，”她的声音像一只猫儿在哭泣。她把手放在喉部，似乎要拂去那儿的疼痛。他注意到她颧起的嘴唇透出一股厌烦，一种对生活的嫌恶。那场悲剧发生后她真是病得不轻。

他眉头紧锁，眼睛却睁得老大。

“周围的人都是好人；他们对一个人是有益的。可你从不抬头看他们一眼，宁愿守着一棵忧郁的小草蹉跎时光，让所有的人从身旁走过。朋友们胜过开满鲜花的花园。”

她再次审视着他，在他的语言和热情的神态中含有某种美，这种美将她唤醒了，虽然此时她不要别人来唤醒她，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是痛苦的。终于——

“你这样是太残酷了，你要明白，塞西尔。”她说。

“但愿我以后能这样，”拜恩抗议道，急切地向她伸过一只手。她轻柔、倦怠地笑了笑。

好长时间他们都不再说话。她的视线又落在挂在钢琴上方的相片上，忘了面前的一切，拜恩眼下正忙于为她寻找生活的乐趣，但他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爱情的逻辑。因为比起海伦娜对西格蒙的怀念，他对后者更加牵挂，因此与大多数人相比较，他显得对自己的心灵更缺乏了解。

“我真想得到西格蒙的那把提琴，”她深情地喃喃着。拜恩扫了她一眼，又移开目光，他感到气闷。他那乐观自信、感情勃发的精神在她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前颓然垮了下来。同她一样，他整个身心都感受到了一种不和谐和别扭。她感到的恐惧有时也会令他心惊胆颤。满怀愤恨，咀嚼着失望的苦涩，他等待着露易莎的咖啡。



## 第二章

海伦娜所渴望的西格蒙的小提琴正躺在琴盒里，和他的旅行皮箱一起放在海格特那间满是灰尘的贮藏室里。这把提琴值二十镑，但比阿特丽丝至今仍不愿意卖掉它；她只是把那黑盒子搁在不显眼的地方。

提琴躺在黑暗中，仍旧是他那双熟悉的手将它放入红绸里子的琴盒时的样子。他死后两个月，第一根琴弦突然绷断了，断弦抽击敏感的琴体，发出清脆的声响。第二根弦是临近圣诞节时断的，但没人听见它断开时的呜咽。小提琴默默地躺在黑暗里，淡淡的霉气渐渐爬上光滑柔软的琴壳。断弦在绸里子中忿忿不平地蜷缩成一团。这把琴曾浸透了西格蒙的体香，而现在却慢慢发出一股霉味。

西格蒙是从小提琴旁逝去的。他曾为它倾尽心血，它与他的血肉曾融为一体。每当拿起琴来，他的手指就仿佛是在自己和海伦娜的心上拂过。这小小的爱物摄入了他的生命，又将它化为音乐。西格蒙现已不在人间，只在他的琴上留下了发霉的气味。

它枕着丝绸在黑暗里等待。六个月前，它曾渴望过休息；那个演出季节的最后几个晚上，当西格蒙的手指过重地压迫它的时候，当西格蒙的激情、喜悦和恐惧伤害了他这小爱物的时候，提琴曾不顾一切地想要歇歇。在歌剧院演出的最后一夜，西格蒙曾狠狠地在琴上奏出最后的一连串音符，从发出的那刺耳、粗厉的乐声中，不难听出他焦急的情绪和充满渴望的心境。

大幕已经落下，大歌唱家们在鞠躬致意，狂潮般的欢呼声使西格蒙热血沸腾。这声音嘶哑而疯狂，激荡着他燃烧的灵魂，令他因期待而战栗，如同有某种莫名的东西掠过了他火热的身躯。于是他那双总是那么温柔的手匆匆将提琴收拾起来，装进了琴盒。

观众们脸带倦容，人群迅速涌出剧场。乐队的人们纷纷站起身



来，热烈地握手告别，大家有说有笑，疲倦不堪地相互祝愿假日愉快，嘈杂的话语中听得到狡黠的警告、有益的建议。多年来，此时的西格蒙总是恋恋不舍，不情愿去跟同事们作长期的告别。多年来，他总是带着遗憾的感伤离开剧院。但今天他却笑了，他显得心神不定，急不可待地抢先和同事们握别。他很高兴能离开这令人敬畏的空荡荡的剧院，急切的心情仿佛风中一团越燃越高的火焰。

夹着黑色的琴盒，他匆匆走在街道上，随后又放慢了脚步。气灯把商场里的花簇照得一片苍白，他不禁怜惜起来。明天，大海和阳光会向他敞开宽阔的胸怀。而此时，一轮满月正悬挂在河水之上，他望着它，仿佛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望着某个晶莹的物体。他索性停下脚步，用不着匆匆忙忙地赶火车。路上的车辆来来回回驶过那片灯光，暖融融的光线把人们的面孔染成了金黄色；西格蒙的心早已飞离了这座城市。月光使他的脸色银白，光暗分明；浅灰色的河水缓缓流淌，波纹中闪烁着粼粼金斑，宛如一件缀满金箔的长袍展开在面前，将银练四溢的皎洁月光衬托得好像具有了生命的血肉。披着真切的月光，他在火车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望着窗外闪过的景物。神情恍惚中，他的意识好像凝滞了。列车从忽明忽暗的地方穿过，西格蒙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不由得出了神。

他正处于个人生活的一个关键时刻。多年来，他一直在压抑心灵，麻木、绝望地尽着责任，忍受着一切。随后，他的灵魂被轻轻拨动了，他要挣脱束缚。现在他就要摆脱一切，至少能过几天属于自己的舒心日子了。对他这样一个诚实正直的男人来说，这意味着打碎枷锁，割断与家人的联系，意味着新生。在这激动人心的最后一夜，他的生命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车窗前，望着变幻不定的窗外。

他感觉到了自己那不可抑制的活力。慢慢地，他那昔日的躯体，那许多年来一直以某种方式滋养着他的生命之源正将他推向前去，尽管他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但他的整个身心都在颤栗，眼前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注视着闪过的点点灯火，让内心的转变放任自流。

当列车终于进入铺满月光的夜色中时，西格蒙看到了月色深处的



草地，他不禁因隐约的期待打了一个寒战。一棵棵榆树成了一团团硕大的灰影，仿佛正披着斗篷穿过苍白的田野。他以前从未见过它们这副模样，世界正在不停的变幻之中。

车停了，他有些吃力地起身下车，朝家中走去。夜间的空气带着凉意，透着清馨，他贪婪地呼吸着。路上，他再次仰起脸看月亮，它似乎在帮助他；银光流泻的苍穹中，那光华四射的月亮仿佛超越了一切烦恼。在他们溜到海滨度假的时候，它也会升起在银色的海面上，正在海边等待、观望的海伦娜，会由于突然而至的喜悦而高举起雪白的手臂。他不禁笑了，一旁笑盈盈的月亮也急急忙忙穿过黑黝黝的树林。

他已经忘记了今夜他是要回家去。白色的花园小门又凉又潮，这使他意识到已站在了家门口，他不由得蹙起了眉头。当他关上门，站在黑暗的门厅中时，感觉整个身子都疲惫不堪。连上床睡觉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但他还是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月光穿窗而入，他想这皎洁的月华就是海伦娜。他屏住呼吸，将全身绷紧，接着又喘口气放松下来。“明天”，他思忖着，把琴盒搭放在柳条木椅的扶手上。但他已真切地感受到海伦娜就在身旁——他的双肩似乎感受到了她。蓦然间，他双臂半举，转身迎着月光，“明天！”他轻声喊了出来，接着偷偷溜出客厅，担心会弄醒了孩子们。

黑暗的厨房里一灯如豆，泛出幽幽的蓝光。他赶紧开大了燃气，火苗大起来，变成明亮的黄色。坐在餐桌旁，他说不清自己是疲劳、激动还是恐惧。他躺在扶手椅里，厌恶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一张肮脏的台布铺在餐桌上，那一大摊一大摊的褐色污迹是孩子们进餐时的杰作。他的面前是一个带茶托的茶杯，一个小盘子上横放着一把餐刀。奶酪盛在另一个盘子里，为防苍蝇被裹在一条红色的带花边的布里，但它们还是在食糖、面包和可可罐上爬来爬去。西格蒙看了看他的茶杯，杯沿上已有了缺口，一滴污渍渗进釉面以下，看上去像是一张脏兮兮的嘴。他打了一杯水。

屋子里邋遢而又憋闷，门边的油布已磨出一个窟窿。大大小小的靴子散乱地丢在地板上，沙发上胡乱堆着孩子们的衣服。黑洞洞的炉



膛里火已燃尽；炉灶上则扔着木片、报纸、废纸片和面包片，有些还粘着果酱。当西格蒙从地板上走过时，脚底下踩到了两颗糖果。他不得不在沙发和餐具柜下摸索他的拖鞋，他的身上还穿着夜礼服。

一切依旧，比阿特丽丝永远是比阿特丽丝，而西格蒙还是她的丈夫。他机械地吃着奶酪面包。奇怪为什么他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他不能愉快地迎接明天的到来。他嚼着面包，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心中有点希望他没答应过海伦娜，又有点希望他不要面对明天。

他斜倚在椅子上，目光触及到了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小玩具熊和半只质地坚硬的白色梳子。他苦笑一声。这真是他家庭生活简单扼要的写照——一把折断了粗糙梳子，一个因头发被缠乱嚎啕大哭的孩子，一个边发脾气边把孩子头发梳理开的妻子；再就是这头玩具熊，可怜巴巴地翘着毛茸茸的黑鼻子，向他举起两只滑稽可笑的胳膊。

他奇怪格温为什么没抱着她的这个小宠物睡觉，平时她老是要这个傻乎乎的东西。他心中忽然涌出一种对孩子强烈的爱怜，这父爱与心中的其他情感撞个不停。埋在椅子上，困惑的头脑渐渐变成了一团混沌。他又累又烦，茫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阵窒息感突然唤醒了他，他舒展开肩膀，深吸一口气，又放松下来。过了一阵子，他站起了身，拿起玩具熊，慢慢走向床边。

格温和玛乔莉同住一间小卧室，一个九岁，一个十二岁。月光很皎洁，他瞧见心爱的小女儿格温躺在床上，身上几乎没盖什么东西。她的头倔强地向后甩着，嘴巴半开，黑发披散到枕头上；这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玛乔莉则舒舒服服地蜷缩在被单底下。他把玩具熊放在两个小姑娘之间。

他看着她们，怨恨孩子们为什么竟然如此可亲可爱。或者自己屈服于现实，继续过那种自己痛恨的抑郁生活，或者是她们遭受痛苦，二者必居其一。但他已同意与海伦娜共度假期，而且他也准备这样去做。转身的时候，他瞧见自己在镜子里的身影形同鬼魅。他回过头来，盯着镜中的自己，头发依然又黑又密，鬓边也未生出白丝，黑色的眸子充满温柔，黑胡子下面的嘴巴朝气十足。

他抬头又看看孩子们，皱起眉头，随后走向自己那间小屋。关在



这黑洞洞的窄小空间里他感到一丝轻松的愉悦。

外面的世界沉睡在一片诱人的银色里。月光下庄园、树木和座座房舍投下处处阴影，仿佛有了生命。银辉洒满了整个夜空，也闪耀在蜷身熟睡的月亮般迷人的海伦娜身上；它辉映在浪花起伏的海面，海浪轻轻拍打着她熟睡的小岛。她那样沉静自信，与她在一起使你心舒意适，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烦恼，周围只有爱和美的事物。他浑身躁热，充满了渴望，她的宁静和爱，正是他一刻也离不开得。她的个性是如此的顽强，这体现在她对美的事物的无比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上。

楼下的钟敲响了两点。

“我得睡了。”他说。

他从床底拖出旅行包，开始往里放东西，等收拾完，卡嗒一声按上了扣门。他站起身来伸伸懒腰，吸了口气。

“我太累了。”他说。

可他的思绪却总是飘浮不定。他脱掉礼服，换上睡衣坐下来，手指急促地敲打着膝盖。

“都三十八了，”他自言自语，“还像个孩子似的遇事不知所措！”他陷入了对明天的沉思之中。

当他几乎要睡着的时候，又醒了过来，头脑中思绪万千，纷乱得像是蜂房中的群蜂。各种回忆和一现即逝的念头在脑海中时明时灭，仿佛有一群野天鹅自天而降，在湖泊上任意游弋嬉闹。歌剧的一些乐段在耳边轰响起来；这些旋律他曾倾尽心血演奏过。当这一切在他心中痛苦地翻滚着的时候，他叹息了，耳边又响起了海伦娜最后一次上课时拉过的德·贝里奥协奏曲的一个乐章。他感到自己又像当时那样看着她，又体会到了她出错时自己那种难以名状的焦躁心绪。她又重新开始，琴弓上下晃动，这时他明白了自己的思绪正飘向何方。她拉错了，他急躁了，他感到她那双蓝眼睛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女儿维拉突然闯进来，两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个十九岁的漂亮姑娘。她从海伦娜身边擦过，好像她是一件挡道的家具。维拉用一种严峻、带刺的语调问父亲一个问题，随即走了出去，仿佛房间里根本



就没有海伦娜这个人。

海伦娜站在那儿翻着乐谱。维拉出去后，她用令西格蒙发抖的特别语调问：“为什么你认为德彪西的《佩利亚斯》听起来很凄凉呢？”

西格蒙强撑着做了回答。于是他们把刚才的一切抛到脑后，谁也不再提起。海伦娜向来不把羞辱放在心上，因为她遭受过的羞辱已太多了。

几年来她一直以学生的身份来找西格蒙，起初她是这一家人的朋友。随后她便同露易莎时常光顾音乐厅或歌剧院，去观赏西格蒙那个乐队的演出。过了一段时间后，三个人养成了曲终人散后一起回家的习惯。接着海伦娜便邀请西格蒙到家中做客；往后三个朋友开始一块散步；再后来这种散步成了两个人的活动，露易莎则为他们打掩护。

海伦娜逐渐了解了她内心的孤独和屈辱。他也感到她那双蓝眼睛忧郁、执着地透视到他的心灵深处，在她面前他已无力自持了。

本演出季节结束的三星期前，也就是维拉将海伦娜侮辱一番那天。穿大衣时她的蓝眼睛一直幽幽地望着他，她说：“我想，西格蒙，我以后再也不能来这了，你家的门也不会再向我打开了。”他拧着身子，困惑不安，又感到羞愧难当。她把手紧紧地久久地压在他的手上，说：“我会给你写信的。”她走了。

西格蒙那天真是厌恶透了自己的生活。不久她写来了信。一星期后，当西格蒙在里彻蒙特公园把头枕在她的腿上休息时，她说：

“你太累了，西格蒙。”她抚摸着他的面颊，轻轻吻着他。西格蒙躺着，在这勾魂摄魄的爱情中晕眩了。如果不贬低“道德感”这个词的本来意义的话，海伦娜是富有道德感的，这是一种包含矛盾的道德感，因为对他而言，这是残酷和丑陋的。

“你太累了，亲爱的。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走，去休息一下，在八月份的第一周。”

他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无论有什么困难，诸如囊中羞涩，他都会置之不顾，他明天要到威特岛去，去找海伦娜。

海伦娜，就像大海一样，蓝色的眸子里充满了狂风暴雨，但她更像大海之处在于，她永恒地独立于天地之间，永远自在自足；她那丰



满雪白的脖颈，是大地之上最为健美的造物，还有那光滑细腻莲花般的小手，连同那大海和山丘，明天都将属于他。他让一股奇妙的火焰燃遍了全身。

可这火焰慢慢地熄灭了。他想到毕竟眼下还要回伦敦，回到比阿特丽丝和孩子们身边。那时的情形会如何呢？比阿特丽丝头一天的模样浮现在眼前：黑色的眼睛喷着怒火，一头黑发松松散散向后挽着，她勃然大怒，因为他告诉她：

“明天我要出去度几天假。”

她问得很详细，他只做了一点解释。这回答显然无法令人满意，盛怒之下，怀疑、污辱和轻蔑的言词顷刻间便喷发出来，两个孩子眼睛瞪得大大的站在一旁听着。西格蒙痛恨妻子对他毫不容情，使孩子们这种用冰冷蔑视的目光谴责他。

他说的某些话触动了比阿特丽丝。她生在一个不错的家庭，像淑女一样被抚养大，受教于法国的一所修道院学校。他唤起了她昔日的骄傲。于是身份使她端起了架子，让孩子们走开。他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忍受这一次对自己的贬抑。他的勇气和自尊又一次受挫了。

清晨，比阿特丽丝被客厅门启闭时的刺耳声响吵醒了。她立刻醒过神来，听见他那轻快、坚实的脚步匆匆走过砾石铺就的小径。她无可奈何，像是一件用旧的东西被弃置一旁。她躺在床上，痛苦得全身僵直。

“我真蠢，我真无能，”她喃喃自语道，好长时间僵硬地躺在那里。

周围一片寂静。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顽强地钻进屋里。比阿特丽丝在床上摇动着身子，呼吸艰难，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接着传来火车减速进站的声音，很快，伴随着迅速的“库库库”的喷气声，火车又开出了车站。比阿特丽丝想象着车头喷出的蒸气在阳光下闪烁，那一对情侣，她的丈夫和海伦娜，在一片阳光中飞走了。

“上帝惩罚她吧！圣母，惩治她吧！”她压低嗓子咒骂道。她恨海伦娜。

跟妈妈一起睡觉的艾琳醒了，问她出了什么事。





### 第三章

清晨，阳光普照，笼罩在西格蒙心上的阴影，孩子们、比阿特丽丝，以及心头的悲伤，都像晨雾一样渐渐散去。他像个年轻人一样，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旅行。列车穿过朴茨茅斯城时，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他的心中只剩下对一个古老快乐的浪漫世界的向往。望着窗外的世界，他不禁喜形于色。

一支军乐队正经过下面的街道，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雄壮的军乐响起，他又笑了。他喜欢这刚健的调子，喜欢鼓乐齐鸣时的铿锵和光灿灿的乐器，喜欢行进中的红色队列和军营中炮械后面那些无忧无虑的士兵。人们从教堂里三五成群地走出，说说笑笑地向各个方向散去。这哪里只是个星期天！这不是某一个历史瞬间，就是罗曼司，属于特里斯丹的罗曼司。

妇女们宛若娇艳的花朵，白色、蓝色和紫红的裙衫喜气洋洋地四处飘舞，到处都插满了节日的小旗，一起在阳光下轻盈地舞蹈。

远处，就是海岛沉静的山影，海伦娜就在那里。他还算可以，居然能按耐得住。她会身穿白色的衣裙，让冰清玉洁的丰满脖颈迎着徐徐而来的微风，脸上神采奕奕。她微笑着垂下头来，眼睛躲避着阳光，秀发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金色的光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遐想使他有些魂不守舍，但他不会急不可耐。列车缓缓驶过这座城市，身着红军衣的士兵、服装滑稽的蓝衫水手和走出教堂的光彩夺目的女人们，万花筒般地变换不停。列车徐徐前行，驶近大海，这正是西格蒙屏息凝神等待着的。大海太像海伦娜了，它蔚蓝、美丽、坚强。

不久，列车已在一个不太干净的车站里停了下来。阳光灿烂，西格蒙心中充满了喜悦。他感受到大海就在脚下。举目四望，海水蓝得宛如长春花，蓝色之上是点点金黄色、白色和血红色的篷帆。站在甲